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

新衝突的開拓者

達倫道夫

R. DARENBORF

詹火生 編譯

新衝突的開拓者

達倫道夫



新衝突的開拓者——達倫道夫

作者：詹

火東

昇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人：吳

出版者：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一二三號五樓

電話：五二二八八二 五二二四三〇八

郵政劃撥：臺北郵政五五四五六

內文排印：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長江路二段三一〇號

裝訂：正字裝訂所

紙張供應：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特製畫刊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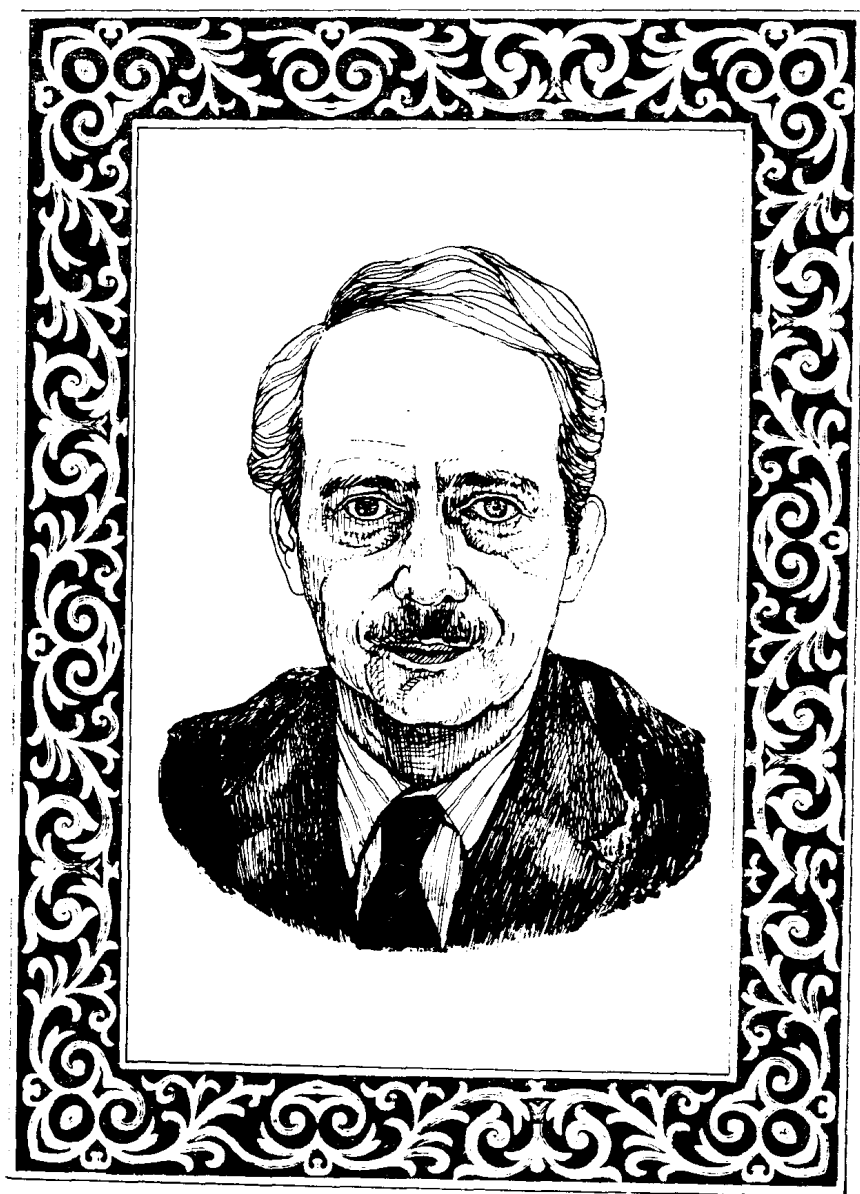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二五二三號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當代學術 巨擘大系

● 社會學 ●



編譯者簡介

詹火生，男，臺灣省嘉義縣人，民國卅八年生。

學

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一九七二）

英國牛津大學社會及公共行政特殊文憑 (special diploma in Public & Social Administration) (一九七六)

英國威爾斯大學天鵝海學院社會計畫碩士 (M. Sc. Elton in Social planning) (一九七七)

英國威爾斯大學卡地夫學院社會行政學系 (正攻讀博士學位中)

經

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助教（一九七三～七四）

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副教授（一九七七～八〇）

主要著作：「社會福利工作方案評估方法概論」（著）

「社會行政概論」（譯）

目 錄

總序	一
社會學系列序言	五
譯序	三一
第一章 烏托邦的幻境	三七
第二章 現代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與團體(一)	六九
第三章 現代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與衝突團體(二)	一〇三
第四章 現代工業社會變遷與衝突團體	一四三
第五章 工業後資本社會的階級結構	一九五

第六章	結論——整合與衝突	二二三
年譜簡表		二三九
中英人名對照表		二四五
中英名詞對照表		二四九

總 序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華民國雖努力從事現代化的發展，但在過程中也相當顯示一種高度的「不均衡發展模式」。一方面我們創造了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奇蹟，另一方面卻保有某些傳統社會的觀念及行為模式。而造成物質與社會心理層面兩者不齊步調的現象，其中有待探討的原因固多，但我們認為一項重要的主因是我們社會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重視的程度，遠不及對自然科學的重視。在高唱「科技報國」、「經濟為尚」的社會中，自然科學成為「顯學」；相形之下，人文及社會科學並不被視為當務之急，在這種不均衡發展的知識結構下，怎能建構均衡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呢？

我國對現代化的策動，常輕視或忽視人文及社會思想，這可回溯到清末的西化運動。因為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並非出自自發，而是受到體系外強大外力挑戰下的反應；爲了生存，必當自強，「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器爲先」。在這種追求船堅礮利的觀念主導下，所引介的西學，自然是工藝之學，是所謂的「兵工文化」，殊少人正視到西方科技原是植根在社會及文化的基層結構之上的。就是因爲這種發展取向的偏差，使自強運動的成效遠不及近鄰日本的明治維新。當滿清警悟到「中國真憂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風俗之頹靡」時，清朝已日薄崦嵫，無力抗拒列強勢力的入侵及革命的怒潮了。

造成我們祇重視西方的科技，而輕視西方基層文化的原因，主要出在我們對整體西方文化欠缺深入的了解。了解的缺乏及貧瘠，都會導使我們做無謂的反應，而影響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與功效。對這一過程的觀察，我們祇願引一位平實的近代史學者郭廷以教授的話加以印證。他說：「中國近代西方文化由輸入到認識：所得的功效則有限，近代化的進度不夠迅速，因之在民族文化的競賽途中，我們落後了，其主因是我們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我們的近代化不夠徹底，其所以不夠徹底，是努力不夠，其所以努力不夠，是了解不深，認識不足，率直的講，即是對近

代西方文化了解不深，認識不足，西方文化的內容也就所餘無幾了，如何充分的了解認識西方文化，如何順利的輸入西方文化，如何圓滿達成中國的近代化，這是值得而且是必須反省的問題，亦是必須努力的方向。」

的確，從民國以來，縱使經過高倡「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多於物質層面，而對歐美先進國家的文化則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寧惟是，歐美社會科學的進展，自本世紀來，可說一日千里。在歷經行為科學的革命後，社會科學的知識實愈趨系統化、經驗化，無論對人類行為，以及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現象，皆有更周延、更深刻、更精微的探究。然而這些知識上的成就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一直缺乏整體性的引介，讓我們一同分享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菁華，這毋寧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我們堅決地認為：文化是屬於人類全體的，不應有東西涇渭分明的對峙。每個民族的創造與發明，雖是克服各自環境挑戰的成果，但這些成果不應祇是個別社羣的專利，而應供全人類所共享。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融合歐美文化的成就，以促進自我文化的發展，並進而對全人類的社會有所貢獻，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基於這一體認，我們認為讓中國人不受制於語文的障礙，不受阻於文

化的隔閡，順利地吸取當代歐美學術思想的結晶，是這一代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推卸的大責任。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的編纂，即是邁向整體文化融合的一小步。這套集合海內外百餘位人文、社會學者所共同編著的系列著作，主要的目的是將本世紀歐美最具影響力的學術思想與理論，透過深入淺出的中國文字，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使有意研讀的人，都能很快地掌握住當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思想的精髓，擴大對社會現象思考的廣角與深度。

這套叢書由計劃到撰寫，由完稿到付梓，前後歷時近兩年，參與者莫不以兢兢業業的精神，貫注於這項思想交流的工作中。我們期望透過這一小步的努力，能激起國人更多的努力；一面加深對西方文化的探索與了解，一面對我國現代化的建設，在文化的根本處有所助成。

社會學系列序言

葉啟政

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裏，社會學可以說得上是一門發展較遲的學科。自從孔德（Comte, 1798-1857）首創「社會學」一詞以來，社會學成爲一門獨立的學問，也不過一百多年，比起其他學門，是遲緩了許多。儘管是如此，一百多年還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長得足夠讓它具備有相當的規模，而足以產生傳統風格的學術體系。發展至今，社會學不但已普遍地被接受成爲社會科學中的一門獨立學問，而且也因各國文化與歷史背景不一，學術風格迥異，致使研究的內容旨趣、理論體系，乃至研究方法，呈現多元化的情形。

就今天展現在世人眼前的社會學內容來看，其所涵蓋的研究領域和理論體系，

稱得上相當豐富。不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社會學研究具有不同的風格，乃至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的社會學發展也往往呈現出頗為迥異的研究旨趣。如此多元化而且可能是莫衷一是的學術發展，的確令一個學習者感到困惑，而不知所從。尤其，對習慣於接受自然科學所界定之思維模式的學習者來說，常常會因社會學者對某同一個現象有著不同乃至對立的見解，或無法一一履行自然科學方法所設訂之檢證程序要求，而不免懷疑社會學的知識是不是夠得上資格稱為是「科學」的。學者們往往因此認為社會學的知識只不過是反映某種意識形態的意見罷了。

社會學是不是「科學」的學問，當然是一個很值得深思，而且也值得爭論的根本問題。對這個問題，若要尋根究柢，就得從「科學」的本質來下手。如此的追探，勢必涉及到哲學上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問題了。這樣一個複雜的根本問題，當然無法在此詳加釐清的。在此，我們只希望提出一個論點，那就是：科學只是人類理解現象和建構實在的一種認識方式，此一認識方式並未必是唯一有效地趨近真理的方法。倘若此一命題是可能接受的話，我們恐怕就不會太在意「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這樣的問題了，而接受從另外的角度來審視社會學知識的價值仍然有它的意義和價值了。

在此，我們並沒有意思完全否定科學對建構實在的認知價值。科學的認識模式有它一定的價值，是應多賦以適當的定位。我們只是企圖指明，除了從科學的方法論角度來評估社會學的內涵以外，尚允許有其他的進路。從知識社會學的立場來觀察社會學的發展，從而指出其間所具之特質和問題，無疑地是其中一條可行而具有重大意義的途徑。從此角度進路，將可能有助於讀者在拿起這一套叢書來閱讀，發現其中頗多學者之立論是分歧、乃至相互矛盾對立時，心中多少明白其所以如此的緣由，以及其所站的立場。當然，單憑這麼一篇短短數千字的序言，自然無法把社會學發展的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也自然無法把各不同見解的淵源流派勾勒得有條不紊。有興趣探究仔細的讀者，理當再進一步去挑選一些有關的專著來細加研讀。

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一樣，學術研究活動也是一種社會活動。雖說學術研究活動有它別於日常生活活動的一定規範形式來指導思考、取材和立論，因此有其一定的瞭解形式，但是，既然它是一種社會活動，它也必然不免夾帶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色彩，而為特定時空之認知思考模式所制約。學術研究的這種時空限圍性，可以從本叢書中韋伯 (Weber)、曼海姆 (Mannheim)、帕雷多 (Pareto) 和哈布瑪斯

(Habermas) 等人的論說中得到澄清和佐證。總之，在此一前題下，我們所指出的的是：社會學知識的發展有其特定的文化傳統為歸依，其所關照的旨趣深受時代背景的影響，所引申之立論的有效性也因此相當程度地當其所指涉的特定歷史與社會條件制約。

社會學誕生的歷史背景，與其他社會科學略有不同。考舍 (Coser) 在其著作「觀念人」(*The Men of Idea*) 中曾指出，十九世紀社會學所以興起乃源於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懷。自從工業革命以降，歐洲社會結構劇烈迭變。就法國而言，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並沒有為法國人馬上帶來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相反地，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間，法國政局相當不穩定，幾乎沒有一個政權可以安穩地持續二十年以上。自由和平等還一直只是政治上的理想口號，無法立刻在現實之中生根。當時，歐洲社會變遷迅速，問題不斷地層出疊現。原賴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傳統已喪失約束力，舊有社會秩序基礎崩潰，而新的基礎卻又有待重建。在此歷史條件的驅使之下，知識分子如聖西門 (Saint Simon) 與孔德等人，一本關懷的熱情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嘗試為歐洲工業社會尋找一條新的出路。社會學遂在這種關懷與責任意識之下誕生了。因此，就歷史的眼光來看，社會學可以看成是知